

海堂

HAITANG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陈兴鑫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曾晓华

嘉州怀古·文庙

唐贞初开铜河滨,洪波三迁圣居新。凌云礼乐传千载,栖岫宫墙接九旻。石柱端龙擎日月,泮池莲香映辰星。武大西迁续文脉,薪火长昭古渡春。

乐山旧城区老霄顶下,一片赭红色的殿阁,错落有致排布,如一位“隐者”藏在城市的喧嚣间——这便是乐山文庙。

跨过泮池,棂星门的石坊巍然矗立,“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八个大字浑厚遒劲;踩着青石铺就的甬道,一步步往上走,大成殿便豁然现在眼前。28根金丝楠木巨柱撑起整个殿宇,每根都近1米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阳光透过殿门的缝隙照进来,打在柱子上,那木纹便泛出细密的光泽。

1908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到访乐山,拍下文庙全景照片,他对此评价:“层次分明,雍容恢宏,庄严肃穆。”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来考察,他评价说:“堪与北京故宫太和殿媲美。”

当然,乐山文庙千年的故事,不仅于此。

文庙有多大?

乐山文庙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坐西朝东,依山就势,层层递进。

最前面是泮池,半月形的水池,上面架着石桥。古时候,读书人入学称为“入泮”,过了这座桥,才算正式踏入“圣门”。过桥便是棂星门,三门四柱的石坊,棂星是天上的文星,在此取“主得土之庆”之意。再往上,是大成门,门后是一个宽阔的院子,东西两侧是名宦祠和乡贤祠,供奉着历代有功德的官员和本地先贤。院子尽头,便是整座文庙的核心——大成殿,殿前有月台,四周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龙凤花鸟。殿内正中,供奉着孔

子像。大成殿后面是崇圣祠,供奉孔子五代先祖。两侧还有尊经阁、崇文阁,曾为藏书所在。

整座文庙,从泮池到崇圣祠,高低相差20余米。站在老霄顶上往下看,殿阁层叠,檐角错落,像一首诗。

千年“育贤门”

乐山文庙的故事,要从1400年前说起。

唐武德年间(618—626),大渡河畔的育贤坝上,嘉州文庙诞生。那时的嘉州还是边陲之地,但文教的火种已经点燃。

据说,庙前有个渡口,后来唤作“育贤门”,曾经无数读书人从这里登船:有的进京赶考,有的赴任履职,也有的落第还乡……

江水奔流不息,船来船往,文脉就这么顺着江水,一点点流出去,又一点点流回来。

但有时,江水无情。

“三迁”与一块石碑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一场大洪水来袭,大渡河水漫过堤坝,冲向文庙,随后把一切冲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个教训!文庙于是有了“三迁”的历史:先搬到龙头山下,地方太小;又搬到城北原老关帝庙,地势太低。搬来搬去,70多年过去了,愣是没找着个“安生”的地方。直到明天顺八年(1464),嘉定州有个叫曾智的训导较上劲了,他认定文庙得迁建到老霄顶下。

别人劝他:“那地方荒着呢,全是草。”他说:“荒怕什么?收拾收拾就干净了。”

动土那天,来了不少人看热闹,曾智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香,对着天拜了三拜,一挥手:“挖!”第一锄头下去,“咣”的一声,挖到石头了。众人围上去,把土扒开,是块

石碑。把泥擦干净,上头刻着十个大字“玄坛守此地,留与圣人居”。在场的人都愣了,玄坛是道教的财神爷赵公明,他怎么会替孔子守着块地?

有人说这是天意,有人说这是前朝埋下的,还有人神神叨叨地嘀咕:“这是神仙打架,商量好了让给孔圣人的。”曾智不说话,站在石碑前看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个字:“搬。”

这回搬对了,至今五百多年过去,文庙再也没挪过地。

偃老头和“江水漂木”

文庙真正变得“气派”,是因为一个比曾智还偃的老头,他就是程启充,明代“嘉定四谏”之一。据说,在他当御史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脾气大,看谁不顺眼就骂,骂权贵,也骂皇帝,结果被发配到边关充军,一去就是十几年。等到新皇帝即位想起他来,放他回乡,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老头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文庙看看。一看,差点没背过气去,破破烂烂的,比他这个充军的还惨。大成殿的屋顶漏了几个大窟窿,泮池里长满了荒草,棂星门的柱子歪歪斜斜,眼看就要倒。老头儿二话不说,回家把存了一辈子的钱全拿出来,又把家里几根上好的大木头捐了,然后满城跑着募捐。

有人劝他:“您这么大岁数了,歇着吧。”老头儿眼一瞪:“歇什么歇?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百姓们见这老头儿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折腾,也都跟着掏钱,上至官吏,下至走卒,能出的出,能帮的帮。修到一半,木头不够了。工匠们急得团团转,工程眼看就要停工,程老头儿坐在工地上,一句话也不说,谁劝也不走。忽然有人喊:“快看江上!”只见大渡河涨水了,波浪翻涌,水面上漂着密密麻

麻的木头。老百姓们赶紧下水去打捞。而程老头儿则站起来,对着江水,长长地作了个揖。后来人们说,那是老天爷送的木头。

西迁来的大学

文庙最动人的一页,在抗战的烽火中写就。

1938年春,文庙门口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教授,姓杨,叫杨端六,他在泮池边站了一会儿,看看棂星门上的字,又看看大成殿前的匾额,跟身边的人说:“就这儿吧。”

那年四月,武汉大学的校牌挂在了棂星门前,大成殿成了图书馆。搬进来那天,学生们把一箱箱书从车上卸下来,堆在大殿里。有个学生抬头看那些大柱子,看傻了,半天冒出一句:“这柱子,比我们老家的祠堂还粗。”

崇圣祠是校长办公室,尊经阁是文学院,崇文阁是法学院,两庑殿是教室。朱光潜在尊经阁里讲美学,声音不高,慢慢悠悠的,像拉家常。叶圣陶常在崇圣祠前的石阶上改学生作文,改到一半,抬起头,看见门外的老树,发一会儿呆,又低下头接着改。

条件艰苦得很,晚上没有电灯,学生们就点着油灯看书,一盏盏小灯,在黑夜亮着。“8.19”日军轰炸乐山,城里烧成一片火海,老百姓跑进山里躲着,回来一看,房子没了,亲人没了。文庙却意外躲过轰炸。有人说这是孔圣人保佑,有人说是因为庙在高处,躲过了。学生们不管这些,炸完了,拍拍身上的灰,接着上课。

八年间,武大师生在文庙里坚守。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乐山,看了几天,回去写了篇文章,说武大的学术水平“与昆明的西南联大相比毫不逊色”。

那些年,在文庙上过课的学

生,后来出了21个院士。

从中学到博物馆

1946年,武大搬回珞珈山。文庙空了一阵子,后来又成了中学。一茬一茬的半大小子,在泮池边捉鱼摸虾,在大成殿里背课文,在棂星门前的石阶上刻自己的名字;下课铃一响,满院子都是咋咋呼呼的喊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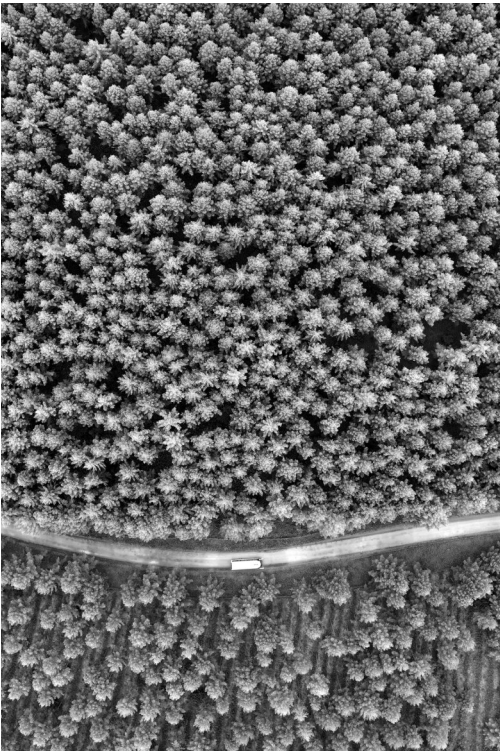
有位在这儿上过学的老人,向笔者讲起他那时候的事:我们那会儿调皮得很。有一回,几个同学爬上大成殿的柱子,说要量量有多粗。结果爬上去下不来了,在上面“挂”了一节课。老师气得直跺脚,在底下喊:“你们给我下来!”我们在上面喊:“下不来!”他讲着讲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后来我们都老了。前几年回去看,那些柱子还在,我们刻的名字还在。可是人都不在了。”2008年,中学搬走了,文庙安静下来。

2019年,文庙开始修缮。工匠们一根根检查那些楠木柱子,该加固的加固,该修补的修补。有个老木匠,趴在地上看了半天,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好东西,再用五百年没问题。”

2021年,修缮后挂牌乐山文庙博物馆并组织实施文庙博物馆陈列展览。

现在去文庙,能看见不少新鲜事。泮池里的荷花年年开;周末的时候,常有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大成殿前给游客讲故事,讲武大西迁,讲程启充修庙,讲“天公送木”;有时候,会碰见几位老人在庙里转悠,他们年轻时在这儿上学,如今头发白了,又回来看,看那些柱子,看那些牌匾,看那些刻在石阶上的名字。

名字还在,人已老去。但文庙还在,依旧年轻。



夏日林海

牟宇 摄

百合花开(外二首)

■ 谢长江

小区花园,怒放的百合洁白、鲜红
鹤立群芳,喇叭一样张开的花瓣
晨露,闪闪发亮,我久久不愿离开

耳边突然回忆故园喇叭,那新娘的
桃红是否褪去? 她的玉米,早已
翠上山岗,与特别广阔的春天相关

谁家的小孩背着书包,跑出小区
不知有人问过蜜蜂没有,那百合里
寄放过多少孩子悄然萌发的心事

榕树不远,面向百合微笑,也仰望
苍穹。我知道,那蓝蓝天空
孩子的风筝和故园山歌飞过地方

百合团团簇簇,接续春天转身离去的
清香。这夏日想象的门铃哦
布谷似的,喊出我熟知的浩大绿意

大河波浪宽

三条小河交汇古镇,一条波浪宽
的大河就流向远方,渔船风雨涂旧
小小船身,摇过河面闪烁的星星

青峰,缠上白白河雾,古镇,飞檐
翘角,老榕树静候,倾听踏着
镇巷的脚步,响到河边或远的都市

“山后雨哟,庄稼那个润哟……”
“山前雨哟,鱼儿那个跳哟……”

鹭,如同孩子手中玩耍的陀螺,
在碧波上下起伏、绵延。河水,奔流
渔船突然也像鸟,飞过峡口才出山

赤膊小伙,插秧的欢笑,披着
阳光滑下河,掠过站在茅梢迎接的
翠鸟,成群列队,如鱼游走

细水长流的模样

从种豆到豆花,过程,一环扣一环
完全就是生活,细水长流的模样

母亲黄豆泡水磨浆,过滤入锅
煮沸点卤,豆浆凝固,豆花如乳
一桌惊愕

青花椒、鲜海椒、
烫菜油、拌豆瓣、作蘸水
豆花灵气浓热,呼吸拂动的
舌尖鲜香,似群鸟,“嗖嗖”跃起

把酒话桑麻,父亲脸上汗水如露
全家喜笑颜开,有鸟还在鸣唱播种
初心,小儿巴巴的嘴,响起

扫码下载乐山日报APP

乐山日报 官方新闻客户端

扫码下载乐山日报APP

初心种进大瓦山

■ 施在德

他们认准了一方水土,便把根深深地、死死地扎进泥土里,任凭风吹雨打,再不肯挪动半步。扎根而长,扎根而开,扎根而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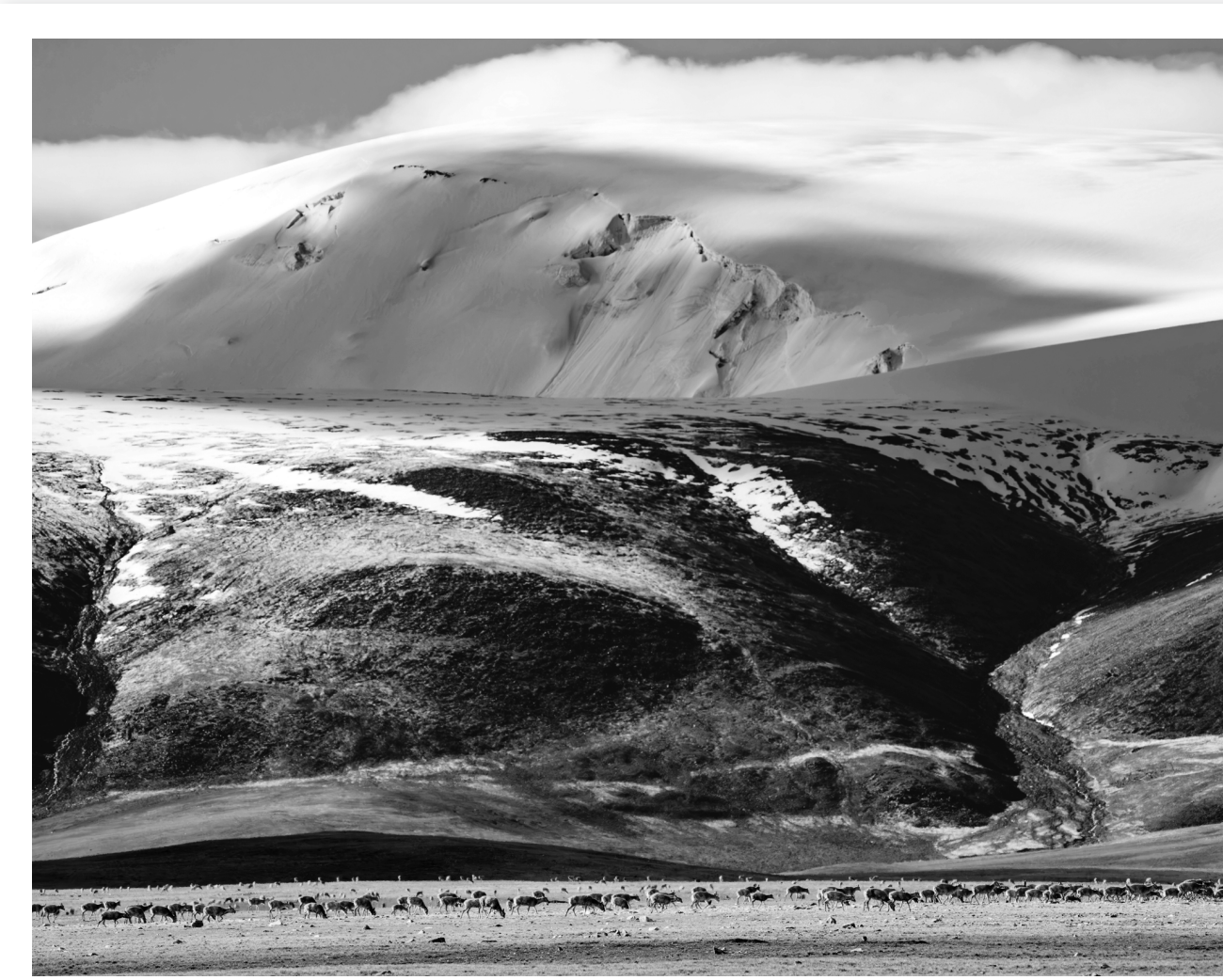
当车轮碾过成都平原的晨雾,载着我们这群人的大巴,便一头扎进了大渡河金口大峡谷褶皱的深处。就在这山势渐起的时刻,曾在这里驻村扶贫、来自东西协作的罗老师激动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金口河快到了。”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乘船游览金口大峡谷,一睹它的雄姿。当游船划开大渡河那块巨大而流动的翡翠,便可见两岸绝壁如刀削斧劈,直插云霄,那条著名的“水上公路”,则如一条柔韧的丝带,在悬崖峭壁间蜿蜒缠绕,演绎着车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奇景,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浪漫。然而,真正让这片雄奇峡谷拥有不屈脊梁的,是成昆铁路上那些沉默的钢轨,是成昆复线上欢快的绿皮动车。在铁道兵博物馆里,时光仿佛被封存,凝固在那些锈迹斑斑的钢钎、泛黄的照片和开口的解放牌鞋上。每一件展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火红年代的故事。讲解员的声音低沉,提及那些在滑坡与泥石流中瞬间消逝的年轻生命时,空气仿佛都凝固了。罗老师长久地伫立在展柜前,沉默不语。那一刻,我忽然彻悟,脚下这坚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烈们用血肉之躯铺就而成的。如今,金口河早已旧貌换新颜,摘得诸多桂冠。这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正是无数建设者们呕心沥血的付出。是他们,让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焕发了生机。

第二天清晨,我们驱车向大瓦山进发,去寻访那隐匿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鹿儿坪。当那一片炽烈的红,毫无预兆地撞入眼帘时,全车人都屏住了呼吸。那便是当地人唤作“转转花”的粉被灯台报春花。它们不似温室花朵那般娇贵,而是以一种近乎倔强的姿态,团团簇簇地扎根在原始杉树林下。冷杉的清香混杂着泥土的湿润,随着山风拂过面颊,抚平了我们眉宇间所有的疲惫。“这花是有脾气的。”罗老师站在花丛中的木质走廊上,指着那些随风微动的转转花,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几分感慨:“当地村民把转转花往上移栽会死,往下移栽也会死,它们只认这片海拔两千多米高的故土。”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花,多像罗老师以及那些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他们认准了一方水土,便把根深深地、死死地扎进泥土里,任凭风吹雨打,再不肯挪动半步。扎根而长,扎根而开,扎根而艳!

当我们站在观景台上远眺,夕阳下的大瓦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遍山的野生转转花,如霞似锦,铺展成一片壮阔的海洋,与脚下险峻的大渡河金口大峡谷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罗老师说,当年在这片山里扶贫时,脚下是泥泞,眼里是期盼。如今,这漫山遍野的花海,正是他们用青春和汗水浇灌出的奇迹,也是献给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高速公路回程的大巴上,窗外的群山渐渐隐入暮色,像一幅缓缓收起的水墨长卷,绝壁上的水上公路、博物馆里泛黄的照片、鹿儿坪上粉红色的花海,尚伴在我波澜起伏的空间。子弟兵和建设者们的奉献与牺牲,天堑变成通途,乡村振兴的果实走出大峡谷,大瓦山惠及千家万户。我们仅仅是有幸在这个夏天,邂逅了这片朝气蓬勃的土地。



雪山高原

姜帆 摄

我爱世界杯

■ 雨田

我爱世界杯,它让我感受到了惺惺相惜、由衷欣赏、肝胆相照、真情相拥。

40年前,我在拉萨,看到马拉多纳率阿根廷队夺冠;
4年前,我在乐山,看到梅西率阿根廷队捧杯。

而今年,很久不熬夜的我又在凌晨3点的夜色中,守候着2026世界杯开幕式及众多场次精彩的对决,那些长久感动自己的球场点滴又一帧帧呈现……
马拉多纳夺冠时,梅西还未出生;梅西捧杯时,马拉多纳已经作古。我们感叹时间流逝的残酷,又感谢岁月积淀的辉煌。足球是圆的,我们不知道它会向何处飞去,正因为足球是圆的,我们知道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它一定会向着我们心中的目标飞去。

同样的赛场,统一的规则,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冲撞、对抗、竞争。胜者欣喜若狂,败者心悦诚

服,这就是足球。除了令人赏心悦目的场上竞技,还有很多人性的光辉:小罗在巴萨背起了初入江湖的17岁少年梅西,成了他的保护神,托起腼腆内向的梅西成为一代球王的起点;梅西后来又背起了刚到巴萨的内马尔,一个牵着一个,一起携手走上人生巅峰。为啥他们的友谊那么深厚,是英雄惺惺相惜吗? C罗为了每年数次的献血,坚持不纹身以免污染血液,还把自己的骨髓捐给了患白血病的儿童。塞内加尔的马内一直用着一个摔坏屏幕的旧手机,他可是年入3亿的球星呀,原来他用一大半收入为家乡建学校修医院办教育……所有的这一切已超越了足球本身,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

英雄需要激励,天才需要呵护。懂得赞美和肯定,才有可能惺惺相惜,薪火相传,一路前行,共攀高峰。

有朋友由衷感叹:足球的魅力,今夜无限。我爱世界杯,它让我感受到了惺惺相惜、由衷欣赏。

赛程已过大半,看到了喜欢的球队、球星,以及他们在赛场上矫健的身影,看到C罗、姆巴佩、内马尔等球星黯然离去,也看到哈兰德脱颖而出,天才少年亚马尔逐渐成熟,激情又被点燃,有一份“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喜悦。

今年,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不负众望挺进决赛。而我与40年前看球的自己相比,鬓角多了白发,眼角多了皱纹,但内心也多了一份理性与淡然。与40年前只关心“最后比分好多,哪个球队赢了”的关切,现在的我更享受赛事过程的每一分。我守候着世界杯40年漫漫征途,世界杯也见证着我40年的悠悠岁月与无尽热爱。

唯有热爱,不觉岁月渐老。